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衍義卷五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胡念祖

周易衍義卷五

元　胡震　撰

☱☳ 震下兌上　隨

隨元亨利貞无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元亨利貞乾坤四德人者天地之心賦予之際吾心自具一太極則四德自得於一已一物各具一太極則四德同得於萬物是元亨利貞四德人已同然之

天也羣心之隨而四德兼備不失其同然之天而足以保其隨羣心之隨而四德之一缺則失其同然之天不足以保其隨且自四德言之體元足以長人體亨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有此四德則足以協一天下之隨我而无異心處隨之盡善也類而推之已之德人君之從諫學者之從師事機之從宜皆要明此四德而後无咎昔鄭叔段得人心之隨矣然無德而得鄭衆適所以為咎齊桓常得人

心之隨矣然無德而得齊衆適所以為咎魯季氏得人心之隨矣然無德而得魯衆適所以為咎此人心之隨其依依之衆固可喜也盛德之從其顒顒之望亦可畏也隨之為卦以卦變推之自困来則九来居初自噬嗑来則九来居五自未濟来則兼此二變皆以剛下柔以貴下賤之義此物之所以説隨也以卦德言震動於下兑説於上下動而上説或説而動或動而説此物之所以説隨也以序卦隨次於豫豫之為

義彼此和樂上下順動此卦序之所以為隨以二體言震男居内兊女居外少女從長男卦體之所以為隨以二象言雷震於澤中澤隨雷而動此卦象之所以為隨彖曰隨剛来而下柔動而說隨此以卦變卦德釋卦名也又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此總其大要推其效驗以釋卦辭也程氏曰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正隨而不正則枉道以從

欲此乃隨之過也故卦辭曰元亨利貞无咎隨之所以能大亨者利於貞正而後咎可无也楊氏曰柳下惠聖之和伯夷聖之清可謂聖矣不若夫子聖之時以其泥於一而不知變也故失之隘失之不恭安得夫所謂大亨无咎之義聖人之所隨者時也時有消息盈虛不可以一槩論嫂溺援之以手固非禮也時之所在權亦隨之抱橋之信非無信也不知天時所在死將隨之善趨時者烏可執一歟聖人能隨時天

下之人隨聖人之時其為義也可謂大矣又曰非達權知變者不足與語隨時之義此卦其變為蠱卦其象雷在澤中隨之象也其占利於正則大亨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發聲於震之春收聲於兌之秋由震而兌雷藏澤中與時休息為隨時之象曰出於東方之震入於西方之兌自震而兌自明向晦出於明者至晦而入也勞者宴作者息矣所以用隨也天地之隨為晝夜為

寒暑為古今君子之隨為動息為語默為行藏一晝夜之頃而動息隨之況於消息盈虛之大者乎向晦如日之没光入宴息如雷之收聲程氏曰禮君子晝不居内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出門交有功出門者公也

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而以為惡茍以親愛私暱而隨之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夫初九之官有渝而貞吉者隨時變易而不失其正理事有萬端時有萬變或隨時而用經或隨時而用權或隨時而用寛或隨時而用猛或從上之所命或從下之所宜或從智者之特見或從愚者之一得所隨不同而皆正理之是從此貞吉也以此正道出而交際必

能以大道為公不昵親私不立町畦而可以成隨道
之善象曰從正吉也又曰不失也因其從正之吉推
其不失之功聖人之言功固以道為主非世俗功利
之比也雖然明道不計功此聖賢之本旨也子路於
管仲以功言管仲有九合之功子路無一日之烈然
子路則曾西蹵然畏之管仲則曾西艴然鄙之何哉
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則為之詭遇而
有獲者也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功利之末

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道也是知隨之初九不必憂其出之无功當憂其渝之失正楊氏曰初九主一卦之動當事變之始其古之發大難當大變決大議者乎主是變也非有以仗天下之正開天下之大公未見其濟也故正則吉公則不失董公進發喪之議而名項為賊故王晁錯決削地之議而漢有其地故亂正則吉不正則凶也含御事艱大之言而從十夫之謀故成東征之功用訓注小人之策而含裴度

李德裕之賢故稔甘露之禍公則有功私則无功也出門而交震出而交兊此動而彼説隨斯有功而不失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與小人合則與君子離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柔而无立初陽在下小子也二則從而係於初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則遠而失之係非所當係失非所當失二則昏愚之甚

也二之係小子而失丈夫者必其親便佞而失正直親善柔而失信諒親便僻而失多聞陳相係許行則失陳良矣范增係項羽則失高帝矣李陵係匈奴則失武帝矣係邪則失正此理之必然也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雖然天理人欲不容兩立為六二者能閑邪存誠遷善改過使一心之中塵淨鏡明則又何有小子之係丈夫之失哉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

而柔不足以自立故也六二陰不足於明又不足於斷不足於斷故不能違近而趨遠不足於明故兩者之間不知所擇焉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九也六三與初九同體近係於九四下失於初九舍初從上是舍下隨上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得隨之宜也人之隨於上而上

與之凡所求皆可得也然又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故云利居貞夫去邪從正固隨道之善而心術不正尤失之大者也孺悲欲見孔子似若得所從矣而夫子不之見何也謂其志之失正也滕更之從孟子似若得所從矣而孟子不之答何也謂其志之失正也是知隨之為義大矣哉附羣枉而失衆正固不可附正人而枉一已尤不可必外不失人內不失已方為隨道之善象曰志舍下也上隨九四之丈夫下舍

初九之小子所隨若是疑無餘說矣當隨之時有賢
賢長長之志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此隨有求得也
司馬溫公曰三无中正之德而不凶者所隨得其人
也故君子謹志所從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小者
之贛則有危亡之漸易曰係丈夫失小子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
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得天下之心致天下之隨君道也九四以陽剛之才處

大臣之位逼君位之近而得人心之隨雖正亦凶況不正乎唯中有愛君之誠外盡為臣之道全之以明哲之節斯能保其功名而无危疑之凶夫莫難處者大臣之位不難處者亦大臣之位隨之九四謂之貞凶以其勢也謂之何咎以其理也所謂隨有獲貞凶者以人君則惟已之隨而有擅執國柄之嫌以民庶則惟已之從而有自作威福之議望尊任重其位若難處矣然使誠信孚而信道明則可以正道而致其

君於安富尊榮可以此道而致其民於平定安泰可以使諸侯尊天子可以使一世由綱常无逼上之嫌无専國之過无玩威權之失上安下順其位有不難處者矣自夫人不明此義然後竊君權之罪形禄去公室之釁起使斯道洞明於胸中則雖處盛世其變纂齊慄固不至若是也象曰其義凶也謂其勢之盛有凶之義也又明功也謂其理之正有明哲之功也警之以貞凶誨之以何咎聖人之立教明矣程氏曰

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强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伊尹周公孔明是也其次如唐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信而處无甚失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嘉善也嘉謀嘉猷嘉德嘉績皆善也九五以陽剛居中得正為悅隨之主應六二正中之臣此聖君至誠樂從天下之善吉孰大焉隨以得中為善隨道之吉唯在從善從善之誠既至則從善之福亦至世之人

君如其善而莫之違則為納忠為容諫為尊德樂道以之興邦可也夫如是何惡於隨如其不善而莫之違則為苟從為輕信為無定見以之喪邦可也夫如是何取於隨昔者周王惑信褒姒而致狄戎之禍二世惑信趙高而致咸陽之變漢武惑信王恢而致馬邑之敗所隨不善凶固如此九五之孚於嘉吉必其唯臣下之嘉謀嘉猷嘉德嘉績嘉師之是信是從所以吉也其堯之舍己從人高祖之從諫如流太宗之

導人使諫歟象曰位正中也謂其居中正之位備中正之德而下應乎六二中正之臣其所孚者固有中正之美德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以柔順之德居説隨之極得民心之隨固結而不可解無以爲喻若有拘而係之者喻之不足又若有繫之維之者是雖逃之有不脱辭之有不聽況復

可得間而離之乎昔者太王王季文王之亨於西山得人心之從而不可解也西山岐山也謂之拘係見人心之始不去也謂之維之見人心之終大同也周之興王業自其由豳而遷於西山有以開王道之基自其遷豐而出於西山有以行王道之傳是非周家强人心之我從也理義滲漉乎人心德澤洋溢乎四境人心自不能不隨也周家非能討王道之興也天下於此乎歸往忠良於此乎戴翼王道自不容不興

也自時厥後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三千臣則同心以八百國則自會民心之隨與西山之隨無異向故其壹戎衣而天下定尊為天子富有四海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則王道之興肇端於西山而成功於鎬京也象曰上窮也謂其居一卦之極而得隨道之極致也文公曰當隨之世陰柔不能自立必附陽而後能有立故三陰爻皆言係取依係於人而能立之象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左氏傳曰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為有事之象故曰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自古治必因亂亂必開治理自然也蠱之所以元亨者以能飭之耳飭之則弊

革事理而可致大亨也事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如涉大川之為利又當知先甲後甲之義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夫欲通治道者必先於濟世變欲濟世變者必先於法天道天下否泰之相因未有傾否而不泰者天下剥復之相仍未有終剥而不復者蠱之所謂元亨者以蠱亂之際不能无危天下之溺自我援之變故之衝自我救之羣言之風波人情之險巇自我平之解中流亡楫之變平生民險巇之危則治

道始得而亨通然推行於事為之粗未嘗不盡乎天地之妙先甲三日而謀之所以法天道之辛而新天下之治究其弊之所以然致其振作整新之功後甲三日而謀之所以法天道之丁而致其丁寧審覆之意患有未盡除利有未盡興弊既去而復生又慮其所將然致丁寧告戒而思備之之方先甲後甲所以法天道者又所以為濟人事之本歟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剛上而不降柔下而不升則上下之情

兩隅而不通巽順而不健艮止而不行則上下之材兩弱而不立天下之事得不壞乎此卦之所以為蠱又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事之壞者又當振而起之往有所事見險而動動則濟險矣所以能致治也又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所將然先甲三

日後甲三日而為之慮所以能飭蠱而有元亨之治也蓋洪濟艱難力扶憂危此飭蠱之始事先天以謹其始後天以謹其終此飭蠱之中事四海會通羣生底乂此飭蠱之終事楊氏曰宣王當厲王亢紀綱文物之後宣王振而起之復文武之境土復會諸侯於東都而其所以振而起之者以北伐玁狁南征蠻荆涉大川以此而已朱氏曰漢嘗削諸侯之地矣唐嘗討弑君之賊矣令下而兵起言出而禍隨昧治蠱先

甲後甲之義也此卦變為隨卦其象風回山下蠱壞萬物有蠱之象其占往而有事則元亨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之為物以止靜為體風之為物以散動為用此有事生於无事之地然也故為蠱之象君子以謂天下大事常伏於无事之際也故平時暇日其於民也務振作其氣使之力所謂相養之道而无廢惰自安之人其在己務涵養其德使之日新又新而无逸豫自

止之意則君子之所謂事无有外於此二者中庸成物智也成己仁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育德者振民之本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者事也諸爻皆取幹事為義蠱非創始之事葢嘗作之而弊壞者敝而改為則治矣初六一爻居卦之首前无先之者父没子繼之象故云考承父已基之

事能幹父之蠱則有子矣有子則考乃无咎若武王言惟朕文考無罪同意然初六在下无應巽體柔弱子幹父事必克濟則不累其父故能厲則可以終吉夫天倫之重莫重於父子父之與子本一體而分喘息者也已之德善即親之德善已之功烈即父之功烈子幹父蠱必有以振其父之所未舉者必有以理其父之所未修者必有以飭其壞之未去者然後能不累其親然保其基業守其宗廟永有名譽豈易言

哉危懼不忘尚可克終慢忽一萌凶即隨之要必如臨深淵如履薄氷道而不徑舟而不游常懷惕厲可以終吉也象曰意承考也謂幹蠱之意在於承其父事是道也知傷其身是傷其親之旨者可與語此知夙興夜寐无忝爾所生之旨者可與語此知洞洞屬屬如弗勝如將失之意者可與語此彼有不知此身為親之枝而不敬者是不孝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二以陽剛之臣輔柔弱之君為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故取子幹母蠱為義子於母以柔則合以剛則睽父道配天天主乎剛必剛健中正而後合其德母道配地地主乎柔必柔順含洪然後合其德今子之幹母蠱者内政之未修者修之内事之未飭者飭之母儀之有條緒者則輔佐之冢婦介婦之有職任者則分晝之從容和緩將順其美匡救其失使之身正事治足矣曰不可貞不可

貞固盡其剛直之道若伸已剛直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又安能入母之心或曰預外政者非婦人之事六五母道而止乎外九二子道而巽乎內正以母干外政而有蠱壞事為子者當巽順將承柔聲微諫使之身正事治則為孝也又曰子事父母非有二道聖人於初六則垂惕厲之訓於九二則垂不可貞之戒何哉曰初以柔而任父之事則當自戒其柔而不勝二以剛而任母之事則當自警其剛之過

无各舉其偏者而言也合而言之行父母之遺體者均之不可无危懼之心任父母之所事者均之為不可有堅正之過象曰得中道也謂不固執其剛而行之以巽剛柔相濟得中道也是道也非特子之於母為然以陽剛之臣輔柔弱之君亦類也孟子事齊王齊王之弊政固多端其君好樂輒不能正之以韶濩之樂故以與民同樂之事勉之其君好色輒不能亟正之以不邇聲色之事故誘之以太王之事其君好貨

輙不能亟正之以不殖貨利之事故誘之以公劉之事是以巽而入乃聖賢之所常行而固守以盡其剛直亦未必能入之也雖然事親主恩事君主義又不可以一端求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任父之事而得失之相參九三是也夫行无專制事无由已有隱无犯子道之善也九三幹父蠱而有悔者必過剛失中改其親之弊政或不能无更革之迹

修其親之廢緒或不能无作為之過故有小小之悔然曰无咎者巽而得正能誨而行不終於專制所以无咎雖然天下之理介於毫釐之間察之不精而害道者不少父有爭子則不陷於不義而申生之辨適以陷父則剛亦患於過中也子從父令不足為孝而舜之克諧未嘗以順廢人之大倫則巽亦不可以失正也夫剛而中巽而正子道之備也何至如九三是非之相雜哉童溪曰九三剛過父之爭子也不從其

令以争此小有悔也然其争也所以免父於不義謂之非孝可乎此君子之所予故小象曰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當頹敗而振起之幹父之蠱也當頹敗而委靡之裕父之蠱也六四以至柔之才爻位俱柔體艮之止止者怠柔者懦是无幹蠱之才安往而不吝父有作室曾不知勤其肯堂肯構之事厥父菑曾不知勤其肯播肯穫之事厥父翼曾不知勤其弗棄基業之事精

銳銷於退縮振作壊於廢弛寛裕偷安以治其蠱不知興智補弊之為力適所以益增其蠱也是以往而吝持是以往吝道也象曰往未得也謂其寛弛其親之弊事故有所往而无所得也嗚呼伯鯀有敗斁之事而禹能克勤修之故能致鯀之配天蔡叔有惑亂之事而蔡仲以能慎理之故能使蔡之傳世非惟子道惟臣亦然率作興事屢省乃成臯陶所以事虞舜王事多艱不遑寧居南仲所以事文王不留不處三

事就緒休父所以事宣王使數君子處大臣之位而以寛緩處之其悔吝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子勤父事則為孝臣勤君事則為忠也或曰益長裕而不設則為善此之裕則為吝何也曰益之裕寛洪廣大而无迫切之意此之裕寛緩廢弛而无嚴密之規故不同也程氏曰四所處得正故為寛裕以處其父之事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以柔順而无應安能往濟楊氏曰初六九二九三幹

蠱之後事之壞者亦少飭矣曰裕父之蠱勸以寛也

曰往見吝往未得戒其迫也此恵帝欲有為而曹參

守蕭何之規而无為以成清靜寧一之治六四是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創業開基之事非剛明之君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

之資茍能用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蠱之卦

初六之小臣倡其幹九二之大臣柄其幹九三之近

臣勇於幹九四之大臣致於裕六五以柔德履尊位

繼父而成幹蠱之治下應九二陽剛之臣是能用其譽髦之臣承以衆賢之德正禮樂明紀綱修制度新士習宣教化覲前人之耿光揚繼世之大烈幹蠱而用譽是為善而貽其親之令名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象曰承以德也謂其有柔中之德而繼成其親是以用致令譽也昔武王致文王之治大勲未集天下猶蠱亂也朋家作仇民志猶蠱惑也武王於此繼志述事幹文王欲治之蠱成周家无窮之休

故夫子稱其達孝又曰一戎衣而天下定身不失天下之令名則武王於幹父用譽之道其善矣乎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有事之初退避於无事者非臣道之正无事之後必欲其有事者亦非臣道之正蠱至上則是蠱壞之事皆為初六九二九三六五幹濟之矣幹至五而用譽无復蠱之可幹況上九陽剛居上下无應與又居艮體在事之外此賢人君子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

也當此時而依阿取寵枉尺直尋无高尚之節則有失已之恥矣小象曰志可則也謂其處无位之地无任事之責自守如此所存之志可法則也雖然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遇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知足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而不求人知者有靖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大小得失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嘗觀之泄柳閉門不內干木踰垣而避其失也傷於迫切而

不洪樂正之徒哺啜張儀之爲妾婦其失也淪於畀賤而可恥得失雖有小大之殊然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唯聖人得禮義之中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矣未嘗局於一偏也韓文公曰使蠱之上九居无位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冐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无也論至於此則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唯蠱之上九則可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喜陽剛之長幸君子之得時憂陰柔之長慮君子之忘戒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臨者二陽方長之卦二陽浸長而徧臨四陰此吾道之元亨而利於貞正之會也然自古天下未有治而不亂陽始於復而臨次之

陰始於姤而遯次之自復而臨三陽為泰四陽為大壯五陽為夬六陽為乾乾之後一陽又生而為姤二陰為遯由復至遯恰八月也二陽長而為臨二陰長而為遯聖人體天以臨民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當臨而戒遯故曰至於八月有凶陰道長而陽道消君子當知所戒也夫天下未嘗无君子亦未嘗无小人此盛則彼衰彼長則此消必然之理也泛觀古今之變元帝之世領尚書者望之周堪居拾遺者

更生金敞四賢並進天子嚮納亦可以言剛長矣未幾而入恭顯之網靈帝之世陳蕃竇武同奬王室曆崇勲瑜共參政事名賢協心士流望治亦可謂剛長矣未幾而飲曹王之毒神龍之際以張易之張昌宗則誅戮矣以張柬之崔元暐則鳳閣鸞臺矣然二張之肉未寒而三思之熖已熾開元之際以蕭至忠岑義則染刃矣以張九齡元之則拾遺紫薇矣岑蕭之骨未朽而林甫之齒已利是則以柔消剛小人固有

餘罪盛而忘衰治而忘亂在君子亦不為无過也彖曰臨剛浸而長所以為臨也曰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内說外順不事矯亢足以為大亨以正之本而无所忤剛中應君不事諂佞足以為大亨以正之本而无所屈以說順剛中而得元亨利貞純乎天理者也又曰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此言八月之近陽不久而為陰所消不可不備也聖人之於君子其許之也至其警之也深楊氏曰浸而長則

莫之忌說而進則莫之拒中而和則莫違能此三者則大亨矣然必正而後可是三者有一不正浸則姦說則諂和則流蓋正者天之道也程氏曰剛正和順合天之道以此臨人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為義此卦其變為遯卦其象地臨於澤以上臨下之象其占大亨而利於正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地臨於澤是為以上臨下之義以剛臨柔

之象君子觀臨下之象體澤之漸濡有與而无竭則教思无窮宣明道化使小人皆為君子之歸體坤之博厚有容而不隔則容保民无疆撫綏海宇使小人終不為生民之害教化之澤悠久无斁容保之功廣大无間人君以此為臨民之道人臣以此而輔臨民之政又何有乎八月之凶耶教之而倫理明保之而生養遂所以用臨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天下无兩立之理以忠臨佞則忠者吉以直臨邪則直者吉以善臨不善則善者吉臨之初九以陽剛之長而咸臨四陰之象非曰以知術而臨之非曰以黨與而臨之非曰以權勢而臨之以德則剛以位則正是初九臨四陰臨之以道德之正臨之以仁義之正臨之以議論之正故得吉也象曰志行正也志在於行其貞正之道也程氏曰咸感也六四居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相感而應是以正道為當位者所信

任獲乎上有道而得行其正是以吉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未順命也

九二以九言之則剛以二言之則中有剛中之德以咸臨四陰宜其以己觀之則无不利以事推之則无所不利也夫九剛也剛則不屈於人欲不牽於邪念不至於㱽壬其至誠无息其浩然無餒大勇无挫以此而咸臨羣陰自吉无不利二中位也中則无太過无不及其說順也无諂佞其介特也无矯亢清不流

於臨和不流於不恭以此而咸臨羣陰自吉无不利

小象曰未順命也九二以剛中應君所順者在道未必順君之命而吉利也雖然順命之說有二人臣之事君當匡救其惡之時則順命之說為非當將順其美之時則順命之說為是君命未當固不必其皆順君命既當則惟恐其不順爾程氏曰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於六五中順之主其交之親故見信任而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

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居下卦之上隂柔說體不中不正又乘二陽之進故不安而以甘說臨人失德之甚无所利也既知危懼而憂之持謙守正至誠自處則无咎也夫辱已佞人固小人之說行遷善改過乃君子之盛心宣孟為仁為義而終不能全一身之節裴度有功有德而

終不能托六尺之孤此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吾未嘗不惜其不終為君子也夷之從墨子而從受孟子之責陳平說呂后而終能服王陵之義此不克厥初圖惟厥終吾未嘗不嘉其不終為小人也六三所謂甘臨者其便佞其善柔其便僻違道干譽脂韋嫵媚以甘說臨人祇見其反道敗德傷風壞教何所往而利然天下之生同一元氣降衷之初本无君子小人之分謂其小人者特其稟氣之偏為習俗之誘爾使六

三知甘言之為非能憂其不中而思其中憂其不正而思其正則其天者全而君子之道在是矣何咎之有象曰位不當也謂其陰柔而不中正所以有甘說之慾曰咎不長也謂其知甘臨之失而憂懼自懲其過咎之所以不長也臨卦剛長泰來之時豈容小人以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六三知時識變懼而憂之則反善之心生可以補過矣此一爻聖人開小人以遷善之門自新之路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居近君之位切比下體是與下至相親臨者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下應初九陽剛之賢有委己用人之美无妬賢嫉能之心以是而臨下臨之至也所以无咎夫以四之所處而言柔而得正无邪柔之失无側媚之態无偏黨之累正己如此此至臨之所以无咎以四之所應而言柔而應剛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

民親賢如此此至臨之所以无咎象曰位當也聖人賛以位之當非竊位蔽賢者比矣雖然正已而後可以親賢彌子未嘗不欲向孔子而孔子不主之為其不正也陽貨未嘗不欲任孔子而孔子不從之為其不正也在已能賢然後賢者以類從天下未有小人而能任君子者也朱氏曰臨以大臨小四居下之上為五所任而比於下得君而近民者也臨道尚近臨之至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充明德之全體則能全君道之大用臨之六五以柔中之君不自任其聰明不事機巧不衒知術與九二剛中之臣相應而推誠以任之任賢以臨下此乃大君之知也此乃大君之宜也吉可知矣昔者堯之知曰如神矣舜之知曰大知矣而堯舜不自用其知考之當世司厯象者有人平水土者有人典禮樂者有人明刑弼敎者有人堯舜之為君也行其所無事已

況臨為君子道長之卦而六五又以柔中而應剛中之臣則其所以君臨天下者必合天下之聰以為聰合天下之明以為明故曰知者无不知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急親賢也若夫指鹿為馬其知為何如此又君之蔽於明也象曰行中之謂也唯其能知此中理是以能行此中理也此其所以為大君之宜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此先民之格言所謂敦厚乃天

理之本然人心之同然有時而流於薄非性之罪也人惟性其性則深厚之德著焉是以有臨則能處順持正能應剛重道未有不善終者人惟不知性其性則浮薄之行形焉是以有臨則為輕己傲物為忌賢嫉能未有能善終者也上六之敦臨者處坤厚之體居无位之地柔順得正能以厚德樂善之心從二陽之君子以敦厚而臨禮義不愆福慶咸萃内而視一身外而福天下遠而弭八月之凶皆自此厚德而基

之爾象曰志在内也上六敦厚而從二陽之君子吉且无咎宜也况上六與六三為應使上六不敦厚則為六三甘説之小人誘引之矣又何吉焉楊氏曰臨之世二陽方長而六五之君任之六四之近臣應之上六无位之賢者亦厚之君子之逢斯世何其幸歟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宗廟之禮所以致誠敬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祭之初迎尸入廟天子涗手而後酌酒涗謂之盥酌酒獻尸尸得之灌地而祭謂之祼祼之後三獻而薦腥五獻而薦熟謂之薦故獻之屬莫重於祼而盥者未祼

之時精神專一誠意未散不言之信發而為敬順之貌者顒顒如也故下觀而化金聲而玉振莫不有敬順之心及其薦獻禮文繁縟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觀之一字視於物則為觀為觀於下則為觀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民觀仰而化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際祭而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觀之為義聖人以

德望而示人者也然聖人雖有以示人而所以示民者不在於粗迹猶祭祀之際見其蠲潔之誠不見其薦獻之物正所謂上以神道設教則下以誠心從教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聲色化民是為末務聖人以神道設教想其未嘗示慶賞以為觀也不賞而民自勸未嘗示威怒以為觀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未嘗示足恭以為觀篤恭而天下平如祭祀之際有誠敬之可仰无

物象之可見未施信而民信未施敬而民敬惟見天下遷善遠罪不知王化之所由出作入息不知帝力之有在有孚則人心咸信也有孚顒若則人心信而仰之也以盥而不薦言則其道窈然而莫測以有孚顒若言則其道翕然而胥信此斯道之神不見而章不動而變无為而成鼓之舞之自得於神交精契之餘而莫知其妙也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此以卦體卦德釋卦名二陽在上而下為四陰

之所觀九五居中履正以陽剛中正之德爲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順而巽合二體以取義中正以觀天下此又信九五之德足以觀示天下而然也又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此觀以訓義釋卦辭也又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此所以發明卦辭也天下之所以觀者聖人也聖人所觀者天也聖人何取於天哉以其不言之教見於四時之自行而无有差忒

此所謂神道也神即誠也體於心而謂之誠妙於物則謂之神一物也聖人設教於人舍天何觀焉其能使天下觀而化則不言之教寓於始盥之時此所謂神道也中庸曰至誠如神又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也此卦其變為大壯卦其象風行地上為觀之象其占孚信在中則顒然可仰而言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相先王體之隨其地觀其俗因其情設其教此省方之本意也虞周時廵狩是也省方所以辨五方所有之性觀民所以觀百里不同之風奢則約之以禮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夫觀者四陰寖盛之卦是小人道長之卦也聖人變陰陽消長之例取以上示下以下觀上之義此固欲以神道立教潛消默制使感長之陰柔皆化而為陽剛君子而不自知也不然四陰盛剝道教

愈微而小人愈彰矣此又啇信易道之扶陽而抑陰也洪氏曰所以教者不過五教之目而五方之民異俗則其設教不得而驟施之修其教不易其俗所以入之易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童者蒙穉之未發如冲人之未有知也九五以陽剛中正大觀在上近之則見其道德之光而初六陰柔小人與五相遠蒙而无見如童穉然所見皆淺不能

識君子之大道在凡民為可恕不足咎也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矣夫小人之不能遠見不足責君子之不能遠見深可責小人而觀童以其親耒耜而耳不聞環珮之聲事耕稼而目不覩恭遜之容居山林而身不習朝廷之儀其出處不足關世道之盛衰其得失不足係名教之重輕雖觀如童固不足為有无也君子人歟社稷於已乎倚仗民望於已乎具瞻世教於已乎權輿以此身膺天下之安危運風俗之樞

機所觀乃如童稚然不亦大可鄙乎嗚呼學稼之事老農專之无害也以樊遲而祇欲親此職則可吝圖利之志以巨賈為之未害也以子叔疑而亦存其心則可吝以順為正以妾婦為之未為過以公孫衍張儀亦為此態則可吝初六之童觀不責之草茅芻蕘之賤人而責之朝著縉紳之清流蓋小人无學未足憂也君子无學深可憂也象曰小人道也謂所觀淺近有如童蒙此小人之事非君子之道也雖然曾參

不能見龍袞之禮孟子不及見班爵之制則君子固或不可小知愚可為明柔可為强小人亦不可自晝互鄉之童尚可以進潔已之功而長沮桀溺之避世則局於蒙稚之見而不知自勉者也由童蒙之近觀進而至於達人大觀小人未嘗不可進於君子也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蒙而无見曰童有見而小曰闚有見固愈於无見也有見而小其愈於无見幾何六二與五為正應然四陰同類柔弱昏暗安能觀九五之大觀不過見正道之一節一目不能見陽剛中正之全體也如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不過小有所見而已誠齋所謂御事以東征為艱子路以正名為迂斯見也女則貞在士則醜夫君子之進德必洞察元亨利貞之道仁義禮智之綱謀王斷國之論萬世典禮之實可也若女子之

貞不過窺見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之一節而已象曰亦可醜也窺觀之見是特女子之利在丈夫言之則為醜昔者褒姒哲矣而生厲階武后才智矣而禍唐室是女子之利其巧慧周觀而不正曾不若蠢愚龐厚而守正此六二之闚觀聖人曰女子貞亦予其利也昔者子貢遊夫子之門猶不能无貨殖之心无多言之累聞一知十自愧於回子貢之觀夫子其始也殆不能見其全及其聞一貫之旨悟性與天道之說

然後知足以知聖人非復前日以言語闚夫子者不然是亦闚觀之可醜也程氏曰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闚覘其彷彿則不失中正乃為利也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醜也二隂柔居內而觀外雖與五為應前為三四所蔽所見不明如門中視物闚觀之象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生出也謂才德之出於己者六三柔居剛其位非正

然處上下之際上近觀光之賢則疑可進矣下比闚
觀之儔則又疑其可退然六三處順之極能以至順
之性順時以進退者也其曰觀我生而進必曰吾學
可成乎吾業可精乎吾道果足以致君澤民乎如是
而進必不觸於藩不入於坎窞之凶矣其進也何失
道之有其曰觀我生而退必曰吾學問有未至乎吾
德業有未進修乎吾果无偷生全軀之悔潔身亂倫
之過乎如是而退必不困於石不據於蒺蔾其退也

何失道之有昔伊尹拜成湯再三之聘則皤然有為不苟退也漆雕開聞夫子使仕之言則退然自遜不苟進也是二子者觀我生必有道矣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不觀九五而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未失道也楊氏曰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六三察己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己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賔也

觀莫明於近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是聖賢

之君也六四切近其觀國之光想九五大觀在上如日在天明照四海輝耀八紘觀其人材則鬱然而相輝觀其禮樂則煥然而有文觀其刑政則燦然而有條此時此際君道開明之時小人熸熄之日也六四既觀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如此孰不願進於朝輔戴之以康濟天下也古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宜也象曰尚賓也尚謂志尚謂其既見君之明為邦家之光而志意向慕賓於王朝也雖然君子之

尚賔豈志於苟禄哉有光冐海隅之君則願為邦家之禹稷有光於四方之王則願為邦家之周召君子之仕也行其道而已矣楊氏曰六四侯明德之君而後進故其君尊尚之而賔其人下不輕一身則不輕一士矣箕子近天子觀國也王訪於箕子尚賔也白雲曰君之光莫光於有德國之光莫光於用賢六三逺君方且自觀其身而圖進退六四則近君之位已進而觀國者也國有光焉非利用賔之時乎盖无進

退之疑也或謂賔有不純臣之義夫忠臣嘉賔賢有德之稱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居至尊之位係天下之望教化之興廢於我乎出風俗之善惡於我乎出內外之理亂於我乎出要必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自合乎君子之德然後无愧於觀然後可以表正天下而无咎此大學之新民必在於明德中庸之成物必先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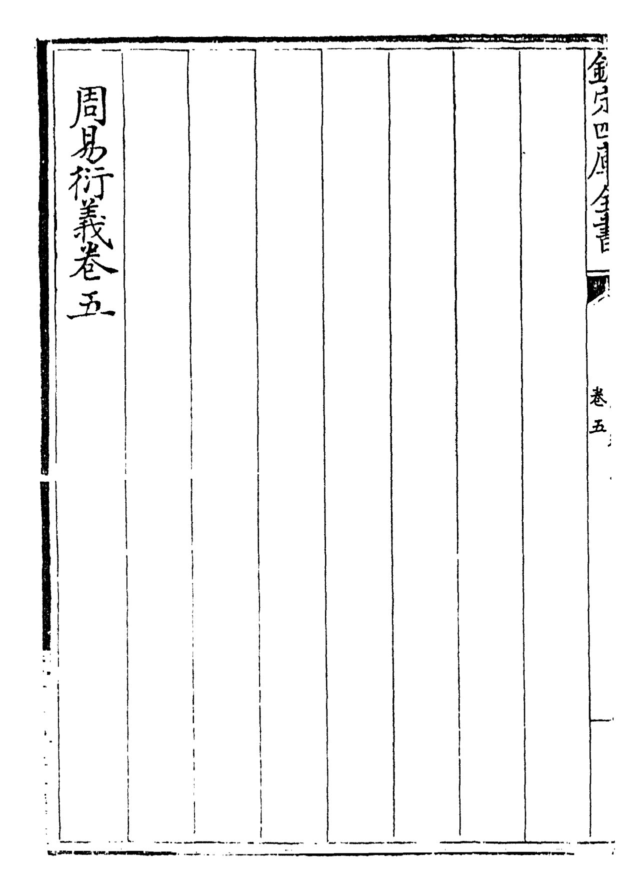
於成己也象曰觀民也謂人君之觀我生不但觀己之所行觀民德之善惡亦所以觀己也觀我所自出者道雖本諸身得失則驗之民而後見楊氏曰民之善惡生於君君之善惡形於民九五欲觀己之生觀於民之君子小人而已故觀堯舜者以比屋觀文武者以羣黎周誥所謂人无於水鑑當於民鑒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即此意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於外者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也觀其生為所觀者也上九以陽剛之德居无位之地雖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夫名望有時而幸得實德每患於不稱人以大匠名衆必觀其度材有離婁之明則无愧无離婁之明則方員不成咎將若之何人以樂工名衆必觀其正音

有師曠之聰則无愧无師曠之聰則律呂不諧咎將若之何揚雄負天下之望而不免大節之玷安石負天下之用而不副蒼生之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而民具爾瞻亦非薄德者所能當也此上九為天下之所觀要必有成德而後可象曰志未平也謂其雖不得位而為人所觀仰未可安寧而忘戒懼也昔夫子立教洙泗之上其道德足以聳三千之觀聽係萬世之重望遊其門者喻之宫牆以觀其高喻之江海以

觀其深喻之日月以觀其明夫子猶曰君子之道四
丘未能一焉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以夫子之仁聖
而所憂猶若是蓋惟恐其不盡君子之道而有負於
天下之觀也吁此其志之所以未平歟



周易衍義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衍義卷六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徐錫福

周易衍義卷六

元 胡震 撰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間隔者天下之大害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凡天下萬事所以不和合人不得亨通者皆有以間之也

噬而嗑之則亨通矣獄者所以審查情偽審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故欲去强梗之間又利在於用獄也用獄所以致其刑也夫天下猶一身也頤口之間有物以間之則為吾身之害天下之大有强梗以間之則為天下之害以諸侯而有背叛弑逆之間不去之則不足以通侯邦以卿大夫而有讒譖凌逼之間不去之則不足以通臣道以庶民而有盜賊姦宄之間不去之則不足以通民情然强梗之情難測也不可

無刑獄以察其爲間之情是以聖人用之諸侯則有邦典在用之卿大夫則有邦法在用之庶民則有邦成在又鄉士掌國中之獄縣士掌郊野之獄方士掌都家之獄訝士掌四方之獄皆所以去間也或曰衣冠不犯所以爲帝治之隆囹圄空虛所以爲王道之懿道天下之治而以刑獄爲先不亦務末而遺本乎曰刑獄之用非聖人之本心也使天下之人皆居仁由義皆志道據德皆尊君親上物我兩忘於道化之

中上下並生於天地之間豈非聖人心之至願奈何人生天地間習俗各別嗜欲不同小則不孝不睦不友不婣不任不恤大則負固山谿猾亂華夏皆所以梗熙雍輯寧之治非用刑獄何以除之此明刑者之所以助文教之所不及也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此以卦體釋卦名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頤口之象中虛之中有九四一爻以為之間頤中有物之象頤中有物而不得合必噬之而後合

故為噬嗑合之而後亨也又曰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此以卦德卦象卦變釋卦名也卦之三剛三柔分而不偏剛不至於過嚴柔不至於過寛用中之獄也震動離明動而无蔽情偽之洞見察獄之至也離電震雷交合章明體是用獄天之道也六五以柔居剛雖不當位得中上行以是用獄仁之至也剛柔分明而辨也雷電合明而威也治獄者明以察情非矜其明威以

懲惡非尚其威一聽於六五仁厚中和之君而已此先王治獄之本意此卦其變為井卦其象外剛中柔九四一爻間之為頤口中有物噬而後嗑之象其占有其德則應其占也卦變自益來六四之柔上行至於五而得其中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電掣雷鳴无物不囬噬嗑之象明罰使知懼罰明則情僞無所逃勑法使知避法勑則强弱不敢犯所以

去治教之間而使一歸於順治也明罰以離勑法以震罰者刑之薄法者刑之先先故知而不敢犯薄故懐而不忍犯金作贖刑明罰也象以典刑勑法也雖然聖人非以用獄為利者特刑期無刑爾唯曰辟以止辟爾古之令王垂刑象之法於象魏唯欲其有所見而不犯於刑也令施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唯欲其有所聞而不麗於刑也於此益信非噬嗑之時聖人未嘗以用獄為利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初與上九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屨校不懲必至荷校而械其首滅趾不誡必至滅耳而𤫊其馘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至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庶頑以撻而格王騶以刖而賢朝為小人暮為君子豈特无咎而已夫人之氣質不美所棄者㢘恥所趨者功利非威無以使之懼非罰无以使之懲然一時之痛楚悠久之悔艾

也造化之於物榮之所以生物枯之亦所以生物雨露所以生物而雪霜亦所以生物也聖人之於民賞之所以愛之而罰之亦所以愛之也刑一加於民而能警之於无過之地豈非薄罰乃斯民之大幸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膚肉之嫩者鼻氣之出入者六二居中正之位而治初九之惡理直勢順其刑易服如噬膚之易入然初與九四為正應如鼻息之交相往來四乃初之黨與

為治化之梗者也九二用刑必加減劓以絶其往來之路則无失刑之咎而為惡之勢孤矣夫罪惡易服固有用刑之權而黨與必治乃所以為用刑之道春秋聖人之刑書也隱公四年衛州吁主伐鄭之兵而經書宋陳蔡以先衛人者何也所以誅絶亂賊交通之黨也桓公三年宋人有弑君之罪而經書齊陳鄭之成宋亂者何也亦所以誅絶亂賊交通之黨也以夫子无位而司伐惡之筆者其書法如此則其如六

二之有位而操伐惡之勢者其刑可不正乎六二當噬嗑之任有位而得中得正以中正用刑人誰不服去間之易如噬膚然叅之乾肉乾腊乾胏爲有間矣然聖人不以罪之易治爲喜必以絶罪惡之黨與爲喜蓋以小人機謀交通貨賄交私傾險交結必有其儔與如鼻之往來也必絶其機謀貨賂傾險之路然後爲无咎象曰乘剛也謂初九爲剛而二乘之九四爲剛而初應之六二之治初九以有位而御无位不

難能也吁季友去叔牙而不去慶父之姦卒以成魯
國之禍子突拒衛朔而不禁五國之暴卒以弛周之
威五王黜武氏而不去三思之佞卒以貽唐室之憂
考論古今之變而三復臧鼻之言噬嗑之六二其旨
深矣吳濞非楚則反不決燕旦非上官則謀不發小
人有黨則惡日長也童溪曰人之罪惡固有所謂不
可赦者故君子痛以待之在己不以為慘在人不以
為怨又況六二之柔乘初九之剛剛柔之濟資諸人

以爲助而興衆治之豈其過歟故雖噬膚滅鼻也而曰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腊肉乾而噬久藏而多毒九四爲一卦之梗若腊之堅而難噬也六三以柔弱之材居剛决之位陰居陽位不能服人用刑於剛暴而反爲所傷如噬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是可鄙吝然奉法以行終亦无咎夫用刑以去間功立而義立者上也

功成而義虧者下也功不足而義不失亦可以為次矣懲戒罪惡而罰不濫誅殛姦宄而刑不忒是噬嗑之得其道也有獲禽之利而有詭遇之羞有御衆之動而有助虐之恥此噬嗑之失其道也若夫志在遏惡而惡不能遏志在討罪而罪不能討雖其範我馳驅而无去間之失然義之不忒君子无責焉子突欲去衛朔而反遇四國之毒吝也然志在輔正於義何咎李固欲去梁姦而反遭羣小之毒吝也然志在去

姦於義何咎葛亮欲殄漢賊而反遭街亭之毒吝也
然志在殄賊於義何咎伯禹徂征尚或以逆命聞周
公東征尚或以破斧聞一時之屈伸聖賢猶有所值
况六三以至柔之質遇難治之惡又居多凶之地則
遇毒何足咎乎象曰位不當也謂以柔居剛所處之
地不足以服人是以遇毒然勢不足以去間其功有
愧而其義无愧也是以小吝而无咎焉故論之君子
有殺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華督有大逆之罪孔

父義形於色而亦遇毒春秋亦褒之盖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舍生而取義者也是以君子處噬嗑之世不憂其遇毒而憂其有咎楊氏曰欲去惡者可使才不稱位乎百揆非舜則去四凶以安民祇以害民司寇非仲尼則誅少正卯以治魯祇以亂魯小吝而无咎者能度其才而噬暴者庶乎吝而不咎矣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乾胏肉之有聯骨者金取剛矢取直此一爻取二義

一取其剛惡中閒之象又取其不中不正之象雖指為乾胏之閒可也一取其剛善近君之象取其金剛矢直之象雖謂其當噬嗑之任可也以剛之惡言則為大閒之人以剛之善言是為去閒之人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四已過中其閒愈大而用刑愈深也如噬至堅有骨之物乾肉而至堅難噬者也非得剛直之道以去之不可九四陽德剛直可以去閒然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居柔則守不固又利在

於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夫去强梗之間莫宜於剛直用剛直之道尤宜於敬謹好剛而不艱貞其蔽也狂好直而不艱貞其蔽也絞故望之欲去石顯非不剛直而身以石顯死王章欲去王鳳非不剛直而身以王鳳誅則所以用吾之剛行吾之直又可忽乎權姦之玩弄神器君臣之大間也汚民塗毒生民君民之大間也外夷之隔絶王化内外之大間也是三者必得金矢剛直之道然後可以合君臣上下

内外之交然剛直固可濟也又在利於艱貞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防患也必周謀事也必審如是則可以遂其剛直之志象曰未光也以天下有姦凶之當噬是道之猶未光顯不可以不艱貞也或曰九四自為梗而曰噬乾胏噬之者誰也曰以九四剛直之大臣噬九四强梗之大臣也居大臣之位而近君者非一人舜與共驩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以舜周公之剛直而去共驩管蔡之强梗故得金矢以鑚乾胏則骨可去而肉可噬

得剛直以去強梗則惡者去而治可通剛惡者為乾胏剛善者為金矢然猶曰艱貞吉去惡實難非正固則必敗於怯漏於踈然有強梗者天下之不幸去強梗者聖人之不得已故曰未光也又曰古者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不直入其矢所以懲不直也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不信則入其金所以懲不信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原闕

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来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陽剛而无柔以文之則獨陽不生不能成其大隂柔而无剛以文之則獨隂不成不能成其小夫乾為陽剛得坤隂以承之則能廣其始物之功日為陽剛有月隂以終之則能延其昰晝之光造化之間其剛所以亨者

柔来文之也君為臣綱陽剛之屬也必羣臣相繼始足以致天下之治夫為妻綱陽剛之屬也必內助相成始足以成一家之慶人倫之際所以亨者柔来文剛也今夫坤為隂柔而无成固不可並夫乾之大生亦必承乾之施然後有終焉月為隂柔而无光固不可配夫日之明亦必借日之光然後能昱夜焉則造化之間柔之所以小利有攸往者剛来文之也臣綱在君柔順而不敢専命固不能運

大權矣然必天其君而後能行臣職焉妻綱在夫柔順而无攸遂固不足與大政矣然必天其夫而後能行婦道焉是人倫之際柔之所以小利有攸往者剛來文之也剛之與柔以分言之則有尊卑以位言之則有貴賤以德言之則有健順分雖不同而理則相須此一不獨立二則為文也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之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以卦變言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剛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此剛得柔之助而亨也卦自損來者剛自上而文三自既濟來者剛自五而文上此柔得剛之助而小利有攸往也剛柔交相錯即卦體可以觀天之文文明以止艮為止離為明即卦德可以觀人之文天文之著者三辰五行之象觀之可以察四時之變人文之著者三綱五常之典觀之可以成天下之化

柔來文剛其質本剛故亨剛上文柔其質本柔故所利者小吾觀唐虞之際唐堯命羲和而正天文日中星鳥知其為仲春日永星火知其為仲夏宵中星虛知其為仲秋日短星昴知其為仲冬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置歷象以授人時則觀天文而察時變者在是敷五典而五典從制禮樂以合天地之化至於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則觀人文而化成天下者在是故曰重華曰文明後世語賁文之盛舍唐虞其誰

與其卦其變爲困卦其象火明山下有賁飾之象其占則小利有攸往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止於上火明於下山下有火明有所止之象又火在山下而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爲賁飾之象君子體離明之象而昭明庶政則大綱小紀秩然有序本數末度昭然曉示而文明之治達諸天下體艮止之象而无敢折獄則无敢有折獄之心明不肆用情實不

没使民无訟好生之意常達於天下明庶政養民之心急也无敢折獄害民之心輕也洪氏曰政事尚顯設文以飾治可也獄事尚貞實飾辭以文致不可也前乎噬嗑强梗當去則以用獄為利時乎賁治文教既明則以折獄為後此又時措之宜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斯文之所在達則振斯文以飾天下窮則卷斯文以飾一身初九以剛正之資秉文明之德而在无

位之地斯文其廢乎亦還以飾天下者飾一身而已賁其趾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唯義所在義在仕舍徒而車義在止舍車而徒今居賁飾文明之時二吾近而非吾應四吾應而與吾遠遠者不得從近者不能從何也義也此舍車而徒行之象也太公非不賢而伯夷不從之以涼武王侯霸非順指而嚴光不從之以事光武初九賁世之放民也斯世而有斯人非榮乎夫君子所以設飾其身在於節義之貴不

在於祿位之貴在於天爵之貴不在於人爵之貴賁之初九有忠信以為與有禮義以為器其出言有章其行有披業令聞廣譽施於身致飾於下位者自得也故大車檻檻不足以榮其身以義不當乘寧舍之而徒行也象曰義弗乘也君子取舍在於義而已如其義則謀王斷國亦不可以徒行也如其非義則守身獨善亦不可以苟取也初九之行乎貧賤豈悖義以為髙哉若夫出車彭彭旗旐央央南仲之承王命也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山甫之城東方也此則義之當乘而不徒賁其趾也程氏曰舍二從四舍易從難如舍車而徒行守節義君子之飾賁也

六二賁其須彖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隨頤而動者也六二當賁飾之時居離明之位柔順中正三以陽剛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是二有文明之德以賁飾其從人之道也二之從剛而動猶須從頤而動也從剛而動必以賁

言者二之從三非邪言邪說而文其徇物之過也非令色足恭而文其悅人之容也有仁賢以為汲引則從之有尊貴以為應援則從之不然子敖之從適以為樂正子辱彌子之主雖得衛卿秪以自汚爾象曰與上興也六二為離之主有中正之德則其與上興者有所賁有離明之質則其與上興者有所賁六二君子其得賁道之盛歟安定曰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

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夫待而後應與上同興夫何咎焉不曰吉凶初无得失故也潘氏曰柔不能自奪正也不肯妄求修飾其得以須時用待文王而後興者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剛柔相賁相與潤色以成其文所謂賁如濡如也六二六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相賁也然三與二四非正應故戒以常永貞正則吉也人必自

侮然後人侮之君子於正道无少玷瑕則誰敢侮之夫英華之絢麗而本根之不植則其英華不能秀也丹青之錯陳而素地之不先則其丹青无所施也文彩之相賁而正道之不常則其相賁也易至於陵慢令九三文飾之盛至於濡如不徒威儀容節得其宜而潤澤也雖言辭議論皆有潤色之文焉不徒立身行已得其賁而潤澤也雖應事接物皆有潤澤之文焉不唯施之一身得其潤澤而施之天下國家皆得其

賁而潤澤之也然有儀文之煥然者必有正理之宜則則不過也正也象曰終莫之陵也大抵有華无實人所侮也有聲无情人所侮也有濡如之文又有永貞之道則誰敢陵之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所以為文章者是亦性與天道之發爾孰謂文可以滅其質乎三居文明之位為二陰所濡非正固則移其質凶之道也正固則二陰孰能陵之楊氏曰賁如自飾也濡

如待物而後飾者也待人而飾易為人所犯必得永貞則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而為九三所隔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初以正應而居正白馬之象也其初四求應之至如馬之翰飛而至也使六四匪為九三寇讎之所隔則婚媾遂

其相親矣夫一不獨立二則為文應與之相接而邪妄之可間者勢之變也邪妄之既去而應與之必合者理之常也責六四與初為應而相責者也責以皤言馬以白言是為三所隔未獲相責也然道義之交莫如初九三則妄求者也應與之正莫如初九三則枉道者也雖四為三所間而其從正從剛之志殆如馬之翰如也貞妄不兩立有時而妄去則貞者合賢與不肖不兩盛有時賢者親則不肖者踈矣六四與

初九以正道而相賁九三何終能間之哉象曰六四當位疑也謂正應在初而三間之是所當之位為可疑懼此所以從初之志如飛翰也又曰匪寇婚媾終无尤也謂九三不能為寇而終獲相親亦无尤也白雲曰賁雖剛柔相文然陽道常饒故足以兼人陰道常乏故有以受飾之理四雖自飾亦有皤如之質將受物文飾猶六二之須丘園之賁皆己待物之象也初九以剛強之才飾其趾而來翰如之馬也馬之來

所以飾四之皤四亦以飾馬之白皆有受飾之質而相文此其所以為賁也凡剛自内進人必疑之蓋力不足而居上當懼人之寇已也初以剛下柔而來應匪寇也婚媾之道也六四雖多懼疑終何尤哉朱子曰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賁如皤如其質可受初九之賁白馬翰如其志欲從初之急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旌賢以隆賁之禮故得賢以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得文明以止之德庶羣賢藻飾之業不以列於朝著佩玉鳴珂者為已足又加賁于岩谷握瑜懷瑾之儒厚意之將有筐篚焉委積之貌有玄纁焉吝於非其人施之於惟其人則賢才之來上而賁君則光昭君德啟沃王心一人之吉也次而賁國家則潤色皇猷黼黻政化國家之吉也大而賁天下則宣明禮樂發揮綱常天下之吉也象曰有喜也謂其加禮賢臣轉吝

為吉故其可憂者秪可喜也賁于丘園乃所以飾天下國家非特飾丘園窮士而已束帛戔戔馬氏曰戔戔委積貌許慎以戔從二戈非謂有須不一之意四方聘賢前後相望於道如有次非一所也程氏曰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受人裁製而成六五陰柔之質密於上九陽剛之賢受賁於上九者也丘園在外而近且高者指上九也六五柔弱不能自為為可吝少然能從於人受其製裁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享其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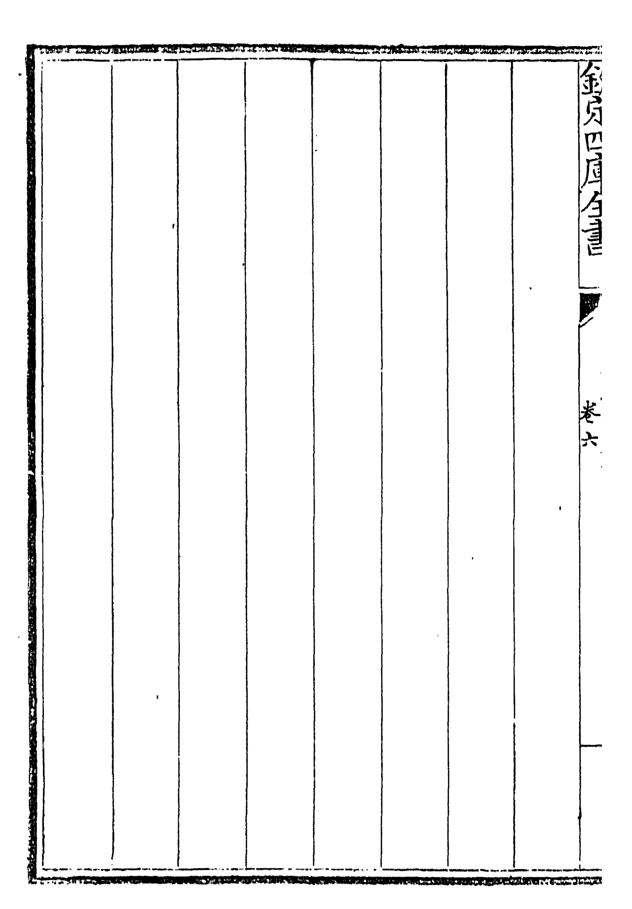
美是可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白者質素而无色也上九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偽失其本真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曰上得志也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施尸賁之功為得志也既在上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偽失真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矣質勝文固不可文勝質亦不可宫室而文勝質則

為璓臺瓊室飲食而文勝質則為酒池肉林衣服而文勝質則為侈衣麗服大圭不琢不必雕刻以為文大羮不和不必八珍以為文大路越席不必金玉之飾也犧樽疏布不必綺縠也以質素為飾而不以華美為飾此白賁之所以无咎然上九之白賁非曰儉不中禮也賁極而本之以質乃所以為文質之中也象曰上得志也敦本尚實中道不失可以得其志願也使華而失實則流弊之極必有欲為而不遂其心

者矣朱子曰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落也羣陰長盛消剝一陽之時衆小人剝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攸往夫君子小人不能兩立蕭艾之盛蘭芷之衰也稂莠之繁嘉穀之害也君子之出處非他也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可以行而不行則為潔身亂倫為懷寶迷邦為不知通塞可止而不止則為貪

榮慕禄為枉道從人為行險僥倖當行而止非也當止而行亦非也今剝之時五陰羣然而進一陽惸然而立羣枉害正此其時也不肖妨賢此其時也此正君子儉德避難危行言遜之時艱貞晦明藏器待時之日不然危邦而入亂邦而居是自禍其身也昔者有惡來以剝君子故微子可以去商有季氏以剝君子故閔子可以汶上時之剝也君子焉可出乎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此以卦體釋卦名也一柔生於建

午之月而柔變一剛二柔生于建未之月而柔變二剛至於建戌之月則柔變五剛陽剛為陰柔所變是君子為小人所剥此卦之所以為剥也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此以卦體釋卦辭也五陰長而剥一陽即小人長而剥君子所以不利有攸往也曰順而止之觀象也此以卦德發之也内坤為順外艮為止觀卦之象順理而止所以不往也又曰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此又因卦辭而申之也天行之理有消長有息

長有盈滿有虛損相為循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隨時敦尚其行以天君子所以不往莫非循天理之當然也楊氏曰坤順艮止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故辭黨禍者陳寔之臨廷唐祚者方慶之對此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也此君子治剝之道然聖人亦豈忍天下之久剝乎五陽消矣消極必息五陰盈矣盈極必虛剝極而七日來復是以君子尚之也於是乎知有天道曉之以觀象云者欲其知天也戒之以消息

盈虛云者欲其事天也此易為君子謀如此朱氏曰漢唐之季小人道長諸賢不能順而止之悉力以抗小人是以无成功王弼謂强亢激拂觸忤以隕身既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此卦變為夬卦其象五陰剝消一陽之象其占不利有攸往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剝而附於地則其下厚矣為人上者觀此象故裕

民敦本務厚其下是乃安宅不傾之道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洪氏曰下之人富厚而不困窮則宅乎上人若斯安閒而不傾危矣所以用剥也觀剥之象一以明順而止之象一以明厚下安宅之旨則此身安而天下安何剥之足憂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天下之勢若厦屋上庇牀下承人中處者也害人者先壞其牀足害國者先壞其國之君子君子者人主

之股肱也非國之足乎小人之滅正道消君子剥牀足也王章不誅漢不亡任愷不去晉不亂正道滅而後凶于國者隨之故剥始于滅下其流及上夫小人之害正其有位者固為斯道害而无位者亦為斯道害楊氏以為我之說唱於下墨氏以兼愛之說唱於下率天下而禍仁義老莊以清虛之說唱於下率天下而反道敗徳此剥牀之足雖自下進而蔑貞之禍亦自下始其曰蔑貞凶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一

陰之生聖人已有女壯之憂履霜之懼孰謂剝之初以无位居下而忽之乎象曰以滅下也取牀足為象者以陰浸没陽於下也曰剝之初小人方盛之時何以亦凶曰小人雖進以邪害正志欲害君子不知先自賊其本心之仁義將以暴人先有自暴之凶及其至也敗常亂俗凶于其家凶于其國凶于其天下又何吉之可言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分别上下者牀之榦也陰漸進而上剥至於辨愈蔑於貞也凶益甚矣甚矣小人之害道也其心險深與平易者異志其趨私邪與公正者異向其習矯僞與真誠者殊塗方其未進其患易弭其黨易除其間易戢及其既進其位足以勝人其黨足以勝衆其姦足以惑主聽以權謀而滅道德之正以邪佞而滅忠信之正以功利而滅仁義之正剥牀以辨豈不為正道之憂然小人剥君子自以為吉在己而凶在人不

知其凶於已者尤重也何也君子受害特身害爾小人害正乃心禍也徒知害人之身不知自禍其心賊滅天理潰亂綱常辱身危國其身禍亦有不容免者為小人者謹毋以方進為幸象曰未有與也謂陽剛君子未有應與是以為陰柔所剝若君子有與尚可勝小人而不為其所蔑聖人於此重傷君子之孤也又曰與許也未有與者小人而剝君子衆論之所不容未有許之者也楊氏曰牀有幹國亦有幹二柔進

而變二剛比小人進為大臣而剥君子之大臣也其

罷九齡相林甫之日也五陰一陽孤且外孰為之與

故曰未有與也未有者聖人猶待其有也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處上下衆陰之中獨與上九一陽相應有輔上救

亂之志小人之君子也在剥之時聖人許其无咎者

覼之之辭也夫習俗之移人雖賢者不能自免而黨

與之同流在陰柔尤難于自新今剥之六三與不賢

居而𣺌然有賢賢之心與不仁處而𣺌然有好仁之心是處衆醉之中而慕獨醒溷皆濁之中而慕獨清是為改過遷善之人是為滌瑕蕩穢之人是開從仁遷義之門謂之无咎信乎其无咎象曰失上下也是與朋黨相失而處剥之道為无咎也求之古人墨子之吏子而求見孟子楚產之陳良而北學周公以吕强與曹操同類而有清忠奉公之節武攸緒與諸武同宗而有隱逸去之之操之人也其能處剥而无咎

者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五為君位六四近之如剝牀以膚是小人之禍切君身也君子用則足以福天下小人用則足以禍天下六四之剝陽必玩弄神器僭作威福植私黨汲引凶徒進便佞以固君寵獻邪說以惑君聽執左道以蔽君心眩惑一人之耳目昏迷一人之心志由是瀆亂紀綱紛擾刑政敗壞風俗戕賊生靈其剝喪治體有

不容彈紀者小人之亂正一至於此其切身之禍一何憯乎象曰切近灾也言其剥之切近六五而有切身之禍也然則處剥之君宜何如曰監成帝之優柔而不使王莽為司馬則可以免剥膚之凶監二世之不明而不使趙高為丞相則可以免剥膚之凶不是之思而縱羣陰之剥陽則天下之禍未已也剥而至膚是避患不速見幾不早如蔓草之難圖雖欲有以正之蓋无及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以柔居君位實爲羣陰之主總羣陰以聽命如貫魚而聯之不使其害正調羣陰以寬恩以宮人而寵之不使其激變御之以嚴懷之以寬則待小人之道得矣周赧王受制於强諸侯而不能統僭蔑之臣文宗受制於家奴而不能去閹黨之姦魯昭公誅意如之强僭而反受其辱質帝斥梁冀之跋扈而反致其毒皆以御懷之不得其道也今六五之待小人其

曰貫魚陰類也小人亦陰類化魚而貫之則有操持之无縱舍之有把握之无解散之姦惡者自我而拘係之貪虐者自我而維縶之吾御小人如此其嚴故不使縱其傾險以剥陽此其所以无不利也又曰以宮人陰類也小人亦陰類也視之如嬪御而不與之以冢宰之柄視之如妾婦而不與之以威福之權賞之以金帛而不使之干預朝政懐之以恩幸而不使其有怨忿之念吾懐小人也如此其寛故不及其

反側以致剥陽此其所以无不利也象曰終无尤也

舉宫人而不舉貫魚節文例也謂之終无尤所以見

其无不利也此乃六五之道不失而得懐御小人之

道歟魚陰物宫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程氏曰

剥及君位剥之極也其凶可知故六五爻更不言剥

而别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

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以一陽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於人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一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故九月為剝十月為坤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故曰陽天下亂極思治剝極思復流離蕩析之民孰不載君子以為安故曰君子得輿若小人處剝之極以邪剝正是剝其三綱五紀仁義忠信之道自去一已庇覆如剝其廬而无所容身於君子之下也彖曰民

所載也五陰載一陽而宗之是民心之所冡載也又曰終不可用也一陽庇五陰而反剝之是小人之終不可任用也君子得輿為民所載則有厚之之道小人之性自下窮上必剝其廬而後已楊氏曰陰極思治白公之亂幾危矣而國人望子高之來卒安楚者子高也此君子得輿之象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陽復之卦也夫嘉會之幸逢者機也重責之當任者志也反之吾身而无艱厄參之同類而无否剝驗之天時而无蹇運此機之難濟者也利有攸往奮然

而有為銳然而有行此志之所當勉者也且君子之
復何以見其亨以在己觀之向也隂盛而今也陽復
向也困厄而今也通達出而顯仁无疾也入而藏用
亦无疾也以朋類觀之協謀協知同心同德陳力就
列惟此時為无咎官師相規惟此時為无咎以天運
推之則天運之反復適當七日之期一之日為姤二
之日為遁三之日為否四之日為觀五之日為剥六
之日為坤至于七日而為復於辰為建子之月于律

為黄鍾陽剛之復而陰柔之消乃君子方長之數也反諸已則復而无疾参諸朋類則復而无咎驗諸天時則又當來復之運此時此際復之亨宜也不往則已往則必利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此以卦徳釋卦名也反歸也陽歸為主陰去為客故復之亨以剛之反喜之之辭也震動于内坤順于外剛反而動以順行之則无疾之者矣待朋來无咎也又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此

推文義以釋卦辭也天道之行消則息終則有始觀息之出入物之榮落日之朝夕月之晦朔歲之春冬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曷嘗頃刻而息哉故天行則自然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也此聖人慰之之辭也曰利有攸往剛長也謂陽長君子之道方長而盛為臨為泰為大壯為夬皆自此而始之此所以宜有所往也剛長則萬物望生息之功君子長則天下望平治之福豈可止而不行故剛長利有攸往聖人勉之之辭

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動而生物是天地之心

貴陽賤陰是天地之心長君子消小人是天地之心

心不可見聖人觀于復而見之程氏曰一陽復于下

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以靜為見天地之心不知動

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潘氏曰剝

以順而止復以順而動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

初未嘗一毫之不以順也朱子曰有善惡之復有動

靜之復終日營營萬物並馳忽然有惻隱是非羞惡

之心發見此善惡為陰陽也若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動靜為陰陽也動靜天地之復善惡人道之復彖象言動靜之復六爻言善惡之復此卦其變為姤卦其象五陰一陽在下有陽氣來復之象其占利有攸往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卦辭之主動勉君子以當行之運象辭之主靜示人

君以順天時之事雷聲之動而復於坤地之下陽氣微也先王以此日至之辰而閉關商旅不行乎道塗所以使之齋戒掩身以待陽之定也上之后王不循省四方所以齋戒掩身以待陽之定考之月令毋發盖藏毋發室屋于以不發天地之房塗庭闕築囹圄于以助天地之閉藏至于處必掩身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静是皆不行不省方推之也洪氏曰關動物也閉關以雷方方岳也不省方以地皆王事也閉關以

制故稱先王不省方以時巡故加后以别之

初九不逺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逺之復以修身也

改過於既形未足以為善改過於未形乃所以為善初九處卦之下震動之初為復之先又陽剛震體明於辨小勇於改過是失未逺而復之而不至於悔復之至早者也其改過之速而不至於悔是以謂之元吉善之美者也治身者冲和之少愆即醫之善道也逮其疾痛之甚而始欲復其氣宇則已晚矣治國者

政事之少差即修之善道也迨其亂離之亟而始欲復其典章則已晩矣君子明善而復其初其可以少緩乎故係辭釋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其不遠復之義乎象曰以修身也初九反善之速所以修其身也故格物致知則能明不遠復之義而足以察修身之理誠意正心則能充不遠復之功而足以盡修身之道此其用力之勇而反之於初所以元吉也程氏曰復為反善

之義失而後有復失之不逺而復則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朱子曰復雖一陽之生然而與衆陰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不為衆惡所遏底意思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九乃克己復禮之仁人六二雖陰爻柔順中正上无應與密比於初能休休好善此天下之所以吉也有樂善之量斯有反善之功初九為内卦震之主震之為卦在四德為元在四時為春在四方為東在五行

為木皆足以見天地生物之心是初九固與造化同其仁者六二能親而下之所以為休復之吉自其人而言之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動皆所以克己復禮而為仁六二能親而下之所以為休復之吉象曰以下仁也休復之休即秦誓所謂休休有容之意孔氏以休為樂善即下人也鄭氏以休為寬容即下仁也何氏以休為美大美大之量亦下仁也休休

下仁以復其仁如之何而不吉也程氏以志從於陽

復之休美者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之極復而不固屢

失屢復復善而屢失危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門頻失

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夫不思而得不

勉而中此性焉安焉之聖人也是則无待於屢復其

次有過則改而不二過有善則遷而无復不善此復

焉𤼵焉之賢人也是以无待於屢復又其次氣質偏駁而加之以學力言行之多尤悔而加之以循省則未能寡尤而常有以救其尤未能寡悔而常有以救其悔亦聖人之所許也一子路也有率爾之過有慍見之過有危而不持之過其失亦屢矣而終足為百世之師者以其聞過則喜有以復之則雖厲无咎一子夏也有西河疑民之過有哭子喪明之過有悅見紛華之過其失亦屢矣而終則以躋四科之賢以其

有過則謝有以復之雖厲无咎此六三之頻失雖聖人之所危而六三之頻復亦聖人之所予也象曰義无咎也謂其隨事復善其義為无咎也雖然君子之復未復之先自責乎反之亟已復之後尤責乎守之固不然暫復暫失物交物而引之終於必亡而已矣然則為六三者必擇善固執自强不息日新又新庶乎无頻復之厲而有反善之吉也童溪曰頻復之厲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故曰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居上下四陰之中而獨與初九陽剛為應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然以陰居陰柔弱之極初九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與无咎聖人但稱其能獨復也甚矣特立獨行之難其人也六四之獨復豈與時高下徇物失已者乎豈悖衆以為異矯世以為高者乎六四之獨復非敢違乎衆也不敢違乎道也非徒從乎剛也不敢違乎道也道不當從不以小人

之衆而苟從道不當違不以君子之孤而輕違衆曰以從道也味從道之一辭則四之中行獨復者夫豈徒哉昔者滕文公違百官族人之見而獨行孟子之禮陳良出楚産之區而獨悦周公之道少連出東夷僻陋之俗而獨知古人之學世之隨流涸波曲學阿世迷溺而不知反者於此可以奮然而興起矣楊氏曰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者蓋不違在道不在人以六四居四陰之中獨應初九之陽以自復是所

謂失上下而從道耳自非離世絶俗之智則幾何而不為陰所化哉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使六四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獨復之誠有時而衰也其曰獨復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博厚者地之德五體坤德而得尊位大中當復之時遠於陽剛之應躬自厚者也故曰敦復敦復資諸巳以為復而能自厚其德則无失之可指故曰无悔陽

復方徹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曰中以自考不過以中道自厚成已而已此中材之主也若夫下仁之復從道之復皆資諸人者也夫人君之復善每患于反之不篤反之不篤能无過乎唐太宗勉受直言非不欲復也唯其不敦於復是以有遼東之悔武帝欲聞大道非不欲復也唯其不敦於復是以有輪臺之悔六五之敦復无悔豈非篤志以復其初歟豈非篤信篤行篤敬以復其初

與蓋敦復者有反善之誠也无悔者无不善之累也

又曰不成於上而成於五得中也誠自成也反身而誠得固有之中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以陰柔居復之終陰則暗而无睹柔則懦而无從昏迷而不能復者也故凶災者天災禍自外來者也眚者人過禍自內來者也有災眚則其凶非一用師

則敗而為師之凶是以其國君凶則為邦之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則貴而无輔高而无民盡坤土之數而尤不克征亦迷而不復之象也夫人之心虛靈知覺具衆理而應萬事上六之迷復以其本心本有是天理而不知復本有是良知而不知復故商受之罔有悛心而卒於亡國迷復之凶也周幽王之不詘爾心於致亂者迷復之凶也象曰反君道也謂與君道相背馳也然則宜如之何必如堯之克明峻德然後不

至於迷復必如太甲之顧諟天之明命然後不至於迷復必如成湯之日新又新然後不至於迷復楊氏曰上六陰柔小人之極居亢滿大臣之位遂其姦而不改迷於邪而不復故凶於身則天災人眚之畢集凶於國則師敗君凶而不振盧杞是也害真卿沮懷光天下皆以爲姦邪而德宗獨不覺其姦邪伐叛之師未反而朱泚之變已作奉天之圍未解而梁州之幸已嚴自是而後姑息之政行强藩之勢成至於元

和乃始克征何啻十年而已乎國君者六五也以之者上六也反君道反言違也六五之君道為上六反之也陰盛之世君道常為小人所以故曰以其國君凶徐氏曰上六位高而无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无改過之勇是昏迷不知復者也居上治衆當從天下之善從天下之善則改過不吝舉錯得宜天祐人助何凶之有又曰復卦陽道尚微未可進故六爻无利用之辭專明反

身之義厚養以俟亨進乃復之旨丘行可曰初為明睿之君子知過即改上也二四為樂善之賢者舍已以從人次也六五為不踐迹之善人自厚其身又其次也六三為改過不勇之人復而失失而復又其次也上六則物慾沈滯本心喪失下愚不移者也又何復之可言民斯為下矣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者實理自然之謂程子曰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至誠天之道也天之化育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與天地

合其德矣无妄有大亨之理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爲過眚不利有攸往也夫妄與无妄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别也无反无側天理也淪於反側者人欲也无偏无黨者天理也倚於偏黨者人欲也動容周旋循乎大中之矩者天理也出處語嘿流於不中不正之私者人欲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古之

君子所以立必正方聽必正容言必正言行必正行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正己以正物誠以正道得則公理昭明私意泯絶成己成物无所往而不利正道失則勝心横發作僞日拙喪物喪己无所往而可利也仁我所行也不雜以兼愛之妄則可以仁民可以事親不至於弊而使天下之无父義我所行也不雜以為我之妄則可以制事可以立敬不至於弊而使天下之无君行乎禮而不失之妄則以正君臣以

立父子以定典章以事宗廟何有乎務華失實之告行乎智而不失之妄則以別邪正以辨是非以周萬物以濟萬變何有乎術數機詐之眚是妄與不妄之分利與不利之判觀諸正道之得失可知矣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以卦變釋卦名也自訟來者九自二來居初為卦之主動而不妄剛正為主於内无妄之義也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此以卦德卦體而釋辭也震主乎動乾主乎健動

而剛健則不屈於人欲大亨以正之本也五以剛中應二二以中正應五剛中而應則不累於柔邪之偏亦大亨以正之本也此則稟乎天命之性者也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此因文義推卦辭之反說也无妄至正理而止過此以往則有過是乃邪妄之動也天命不祐尚可行乎哉此則悖乎天命之性者也白雲曰動而健者動以天不以人也止於无妄而不往則天道常存

不止於无妄而有攸往者是以人而滅天故彖之意以謂捨无妄而往者又何之矣此天命所以不祐也孟子曰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知事天為天所祐皆必與天合德也此命字與中庸天命之性孟子曰命也君子不謂性之義同此聖人欲人之著誠去偽而明其天也又曰在理為正在人為性在天為命一也楊氏曰堯舜之禪湯武之師禹之治水動以天也子噲之遜苻堅之師鯀之治水動以人也

朱子曰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是箇不正望底卦如人方病忽勿藥而有喜此卦其變為升卦其象雷行天下无妄動之象其占大亨而利於正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陰陽相薄雷行天下震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物物與之以无妄之理而无一息之差此造化无妄之用也先王體之對時育物東作南訛之必以其序朝作

暮息之必以其天使生靈之繁各有以遂其性動植之微各有以全其生對時育物聖人无妄之用也洪氏曰天不妄雷雷不妄行物不妄與而後萬物育焉非時之雷其發為妄物不與也以己之茂對時之茂以育物之茂先王之无妄也若无伐木无覆巢无取麛卵无出罘罝罔羅畢翳凡順時而布令者皆是也雷之動於仲春萬物與之而驚蟄雷之收於仲秋萬物與之而閉藏此雷之所以无妄也對時育物因其

性而不為私焉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以剛實變柔而為主於内中誠不妄者也當位而動是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夫妄與无妄每於動之中見之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渾然天理之體寂然天性之貞智愚均具初无吉凶之可言喜怒哀樂之既發則有是非有公私有中有不中有妄无妄之所以分而一吉一凶之所由判令初九以无妄而往吉

者動以誠也行乎一身則言忠信行篤敬禔身之吉也行乎一家則父子睦兄弟和齊家之吉也行乎鄉黨則長幼序風俗美隣里之吉也行乎一國則上下洽紀綱正輔世長民之吉也此无妄之理至誠之體也以无妄而往者至誠之用也往而得吉至誠之功也象曰得志也謂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楊

氏曰雷動於初而不妄萬物一歲之盛福也聖人動於初而不妄萬民一世之盛福也故伊尹戒太甲以慎厥初召公戒成王以在厥初高宗三年不言威王三年不飛何耶非不動也謹於初動也是惟无動動則志必得矣无妄之往一辭而有二義彖辭所謂无妄之往謂无妄之正不可小過无妄而後有所往則過於正而入於妄所以有眚也象辭所謂无妄之往則謂日用常行舉无妄為以正道而行之則事皆无

妄所以有吉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六二柔順中正誠徳渾然人僞不雜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為於前无所兾於後自然无不利也以義言之即聖人之无為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文正所謂无妄之福也夫天下之理出於自然而然者乃純乎天理而不雜以人僞者也道非求尊也得其道則道

自尊德非求貴也得其德則德自貴仁非求榮也得其仁則仁自榮六二之不耕穫不菑畬者蓋利之穫必耕於春為其始也穫於秋期於終也至誠无欲則无所為亦无所期也菑於一歳為於始也畬於三歳期於終也至无欲則无所為亦无所期也始終一致意必兩忘順理應物焉往而不利象曰未富也謂不耕不穫不菑不畬其心未嘗在於求富也此時此意不識不知之時无思无為之時靜虛動直純一无偽

之時以此真心而達諸功用則位天地育萬物无不宜者尚何行而不利乎子思所謂不動而變无為而成即此理也程氏曰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六三柔不當位也多凶之地所謂匪正者也故有災然其災出於意料之外或係之牛行人有盜牛之得

而邑人受失牛之災則其災豈不以妄而致乎夫无妄而獲福有妄而致禍此理之常也有妄而幸免无妄而多艱此時之變也自其常而言之舜德罔愆則天申命用休苗民不恭則天必加罰禹德克勤則歷數歸桀德既昏則宗社亡此福禍无不自己求之者由其變而觀之以原憲而貧以季氏而富以顏子而天盜跖而壽其禍福又有不自己致之者天道福善而禍淫善者有時而不得福鬼神禍盈而福謙謙者

有時而或罹禍或出於氣數之適然或出於時勢之適致无妄之災吾於六三何尤焉嘗觀自古无妄之災有如六三類者不知其幾人也鄭忽君國本以嫡長而繼先君非以妄而竊國也而子突乃以庶孽歸鄭入櫟以簒竊社稷鄭突得歸而鄭忽有失國之災此猶行人得牛而邑人有失牛之災也譚子在春秋之世未有大妄以危邦也齊桓恃其甲兵之權以滅其國至使春秋書子以見其無罪之由是桓公得地

而譚子有失地之災此猶行人得牛而邑人有失牛之災也無虧有齊本以長嗣而先五子非以妄而篡位也而宋曹衛郕乃奉少而奪長于甗之戰無虧敗績是孝公得位而無虧有失位之災此猶行人得牛而邑人有失牛之災也此所以為无妄之災也聖人於此見其可憫而不見其可貶也象曰邑人災也亦惟申文辭以見其義耳雖然君子之无妄吾事之當然也一時之有災外物之適然也以不虞之禍而自己

其不妄之誠非君子之道也夏臺之囚天心之享窮通變於前而湯之心未嘗變也狄人之避高山之荒屈伸變於前而太王之心未嘗變也金石之歌手足之啟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君子唯當憂吾心之未能无妄不憂吾身之未能无災也程氏曰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如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

災也有得則有失不足為得也人能知此則不為妄動矣

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此也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剛而无私无妄者也貞固守此自无咎也有固守之誠則終无妄為之過无妄之道必慎終如始然後能无過必攸久无疆然後能无過必立不易方然後能无過或昏於物慾或流於習俗或撓於事變者不能无妄也九四之可貞无咎盖不特守之於頃刻之間而必

守之於悠久之際也子曰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避也此以見人之鮮能无妄也又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守也此以見人之鮮能无息也无妄而无息其四之可貞而无咎歟象曰固有之也謂其固守此无妄之道則无咎也童溪曰是正也非外鑠我者也我固有之也因其固有而不失之此易之所予也楊氏曰此回之擇乎中庸而不失所以異於不能期月守者也潘氏曰居大臣之位有事則可正之

職之當然何咎之有妄之不為是失職也烏得无妄

五勿藥而四可貞君无為而臣有為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九五剛乾中正以居尊位下應六二柔順中正之臣

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此是不期而有但聽其自

疾爾久而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无疾也有有妄之疾

有无望之疾節宣不時嗜慾不過飲食不節寒暑不

避思慮不致如是而疾者有妄之疾也不治則死耳

起居有常酒色不親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如是而偶疾无妄之疾也治者亦死耳昔帝堯在上九年之水亦得以病堯是无妄之疾也在帝堯无妄治之勞而皇天眷命其憂易失此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也帝舜在上三苗之梗猶得以病舜是无妄之疾也在帝舜无妄治之勞而苗民格命其憂遽亡此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也象曰不可試也謂及无妄復用藥以治之是反為妄矣不可試謂不可少嘗也雖然此以无妄

之世而言之也若夫君非无妄之君時非无妄之時

國政病於顛錯風俗病於澆漓民生病於彫困則夫

察國脉於隱微植治體於正大又醫國者所當察也

潘氏曰以天德居天位動合天理夫何為哉恭已正

南面而已矣雖有小小不順久之自化不必治也疾

猶勿藥况无疾乎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

過於理則妄矣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上九非有妄者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爾天下之理已至而復過則天下之事有失而无得也塗人欲趨邦畿之地至邦畿而止至邦畿而復往則遠邦畿之地而迷其塗矣黃鳥欲趨丘隅之地至丘隅而止至丘隅而復往則離丘隅之地而失其所安矣行无妄之道至无妄之極而止至其極而復行焉則過於无妄之極而妄動之災矣為人君止於仁過此以往則

仁或流於姑息之害爲人臣止於敬過此以往則敬或諂於阿諛爲人子止於孝過之者或有從令諂父之愆爲人父止於慈過之者或有溺愛敗子之愆與國人交止於信過之者或有尾生喪身之禍此无妄之行所以有眚而无攸利也千鈞之重加之銖兩而移十丈之引加之分毫而差極至之理加之一毫而過此无妄之行所以有眚而无攸利鄉象曰窮之災也謂无妄既極而復加進則反入於妄至於窮極而

災也楊氏曰居无妄之下則貴進而動處无妄之極則貴靜而止上九居无妄之極復欲動而有行其唐太宗高麗之師明皇雲南之師歟

周易衍義卷六